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方術部四

巫

知神次 管子｜｜｜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

齋牛山 晏子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去鴞

晏子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馬柏常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馬公曰然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馬柏常騫曰臣請禱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公使為室成置白茅馬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抑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

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夜用事 見上

益壽 見上

得壽地將動 見上

列子心醉 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見之而｜｜

季咸 見上

積往生跂 鶡冠子｜｜｜｜工以為師注跂跛倚也師巫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

不能自祓 韓非子巫咸雖善祝｜｜｜｜也

主禳澤 荀子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

傴巫跛擊 見上

弊鼓喪豚 荀子故傷於濕而擊鼓鼓痺則必有｜｜｜｜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審於死生能去苛病 呂氏春秋公曰常之巫｜｜｜｜｜｜｜｜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

糈藉 淮南子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巫之用丨丨所救鈞也

巫步多禹 揚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丨丨丨

祕祝 史記漢文帝紀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丨丨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祝釐 史記漢文帝紀今吾聞祠官丨丨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九天巫河巫南山巫 史記封禪書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丨丨丨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丨丨祠河於臨晉而丨丨丨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秦晉梁荊之巫 漢書高帝紀贊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注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

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從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𨙸𨛬 漢書地理志雲陽注有越巫丨丨祠孟康曰𨙸音辜磔之辜𨛬音穰

祝盜方 漢書息夫躬傳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旨丨丨旨桑東南指枝為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賊

下神 漢書廣陵厲王胥傳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丨丨祝詛

五斗米師 後漢書郡國志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脩療病愈者雇旨米五斗號為丨丨丨丨

侲子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減逐疫丨丨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鞉

狂言 後漢書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丨丨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

為賊有笑巫者輒病

笑巫輒病 見上

唐后山公嫗 後漢書宋均傳浚遒縣有丨丨二丨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丨丨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

神怒向漢 後漢書班超傳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言巫巫言丨丨何故欲丨丨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刻畫好繒縻折金綵 後漢書王符傳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歌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懐憂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晩此妖妄之甚者也或丨丨丨丨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丨丨丨丨令

廣分寸或斷絶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廟神不悦

晉書郭璞傳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馬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潜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呂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詞請殺之巫曰丨丨丨丨此是郱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隱形匿影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儛又能丨丨丨丨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呑刀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小大呂為喜慶

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僊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

拔刀破舌吞刀吐火 見上

輕步佪僊靈談鬼笑 見上

觸木言怪寓采稱神 宋書周朗傳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而｜｜者不可數｜｜而｜｜者非可算

善禁 齊書陳顯達傳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婆羅門 齊書林邑國傳謂師巫為｜｜｜｜羣從相姻通婦先遣娉求婿女嫁者加藍衣横幅合縫如井欄首帶花寶婆羅門牽婿與婦握手相付咒願吉利

六龍在帝寢齋 南史梁武帝紀臺内有宿衛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俱

丨丨所丨丨

神將送與北斗君

南史袁君正傳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㠯貴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萬師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㠯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丨丨丨丨丨丨君正使撿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巫道療疾

南史蕭矯妻羊淑禕傳諸暨東夸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疾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㠯丨丨為人丨丨丨無不愈家產日益

假稱神鬼妄說吉凶

魏書孝文帝紀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

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
｜｜｜｜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猫鬼

隋書獨孤陁傳好左道其妻母先事｜｜因轉入其家
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
名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㠯陁后之異母弟陁
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穆㠯情喻
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
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
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
常事猫鬼每㠯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
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
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
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
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
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
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㠯匙

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

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

舊唐書王世充傳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

盛服乘傳

舊唐書王璵傳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丨丨丨丨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

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啟震破鎖而入見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

此行見一大人

舊唐書迴紇傳迴紇首領羅達于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迴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迴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擔甲策馬挺身而前迴紇酋長相顧曰是也時太子太保李光進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裝介馬在子儀之側子儀指視迴紇曰此是渭北節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軍糧使路大夫迴紇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迴紇之衆為左右翼各數百人漸進子儀麾下亦馳而至子儀麾退之子儀命酒與之飲贈之纏頭綵三千匹子儀執迴紇大將可汗弟合胡祿都督藥羅葛等手責讓之曰我國家知汝迴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背約負信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汝拘縶我麾下將

士須與汝戰迴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吕遠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郭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然懷恩子可敦兄弟請勿殺之合胡禄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于宰相噉莫賀達于宰相護都毘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于宰相梅録大將軍羅達于平章事海盈闕達于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禄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皆喜曰初發本部來日將巫師兩人來云丨丨大安穩然不與唐家兵馬鬬丨丨丨丨即歸今日領兵見令公令公不為疑脱去衣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膽是不戰鬬見一大人巫師有徵矣歡躍久之子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賞巫師請諸將同擊吐蕃子儀如其約翌日使領迴紇首領開府古野那等六人入

京朝王女從天而降舊唐書李軌傳時有胡巫惑之曰見上帝當遣｜｜｜｜｜遂徵兵築臺呂候王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女祝唐書禮樂志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畧后北向再拜近侍奉呂出授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奠於坫此冊祝之制也白頭老人唐書羅宏信傳善騎射貌狀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宏信曰｜｜｜｜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宏信曰神欲危我耶丈玠死衆曰孰顧主我軍者宏信軌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布麥呪烏唐書西域東女傳呂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糟｜｜呼羣｜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烏卜土龍請雨宋史吳元扆傳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屬歲旱吏白名巫呂｜｜｜｜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蓄

蛇為妖 宋史王剛中傳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有女巫｜｜｜殺蛇黥之

白衣素巾 遼史禮志祭山儀巫衣｜｜惕隱以｜｜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

以酒醴黍稷荐植柳祝之 遼史禮志瑟瑟儀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又翌日植柳天棚之東南巫｜｜｜｜｜｜｜｜｜｜｜

鳴鈴執箭繞帳歌呼 遼史禮志歲時雜儀正旦國俗以糯飯和白羊髓為餅丸之若拳每帳賜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

送鬼 遼史西夏傳病者不用醫禜名巫者｜｜西夏語以巫為厮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

鴛鴦符 金史元妃李氏傳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㠯事魘魅

能道神語 金史始祖以下諸子傳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

甚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斡都㧞又久之復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命名名之

知喜怒

元史祭祀志序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丨其丨丨

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

陸賈新語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丨丨天下之良醫而丨丨丨丨丨丨丨者知與不知也

堅額健舌

桓寬

鹽鐵論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祝伯 焦氏易林｜｜言善能事鬼神辭祈萬歲使君延年

入室求祟 王充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生於江南含烈氣 王充論衡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其人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也

衆巫與神合契 應劭風俗通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巫詛

仲舒 應劭風俗通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迎紫姑 宗懍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壻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

數白黑棊 沈括夢溪筆談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名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

發呂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春齋 王偁東都事畧陳希亮傳浮屠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誦解禳呪 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為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呪有神請曰為||||千遍當有呂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畫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為黍時女晒麥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麥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

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 見上

望空四

向畫獨庭無雨上見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張仲才大始眞經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㠯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横見有事猶如術祝者｜｜｜｜｜｜｜｜師娘陶宗儀輟畊錄世謂女巫曰｜｜都下及江南謂男覡亦曰師娘

奇術

學屠龍莊子朱泙漫｜｜｜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黑牛白角韓非子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也而｜在其｜使人視之果黑牛而㠯布裹其角使物史記封禪書少君常自謂七十能｜｜却老棊自相觸擊史記封禪書上使驗小方鬬棊｜｜｜｜｜抵此欒大事含酒三潠後漢書郭憲傳建武七年代張

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溪水不流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水為｜｜｜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

枯樹生荑 見上

升屋梧鼎而爨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茅｜｜｜｜｜主人見之驚懅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

張蓋呼風

亂流而濟 後漢書徐登趙炳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坐其中長嘯｜｜｜｜｜

釣於盤中 後漢書左慈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

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竹竿餌｜｜｜｜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增錦 見上

手自斟酌莫不醉飽 後漢書左慈傳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百官｜｜｜｜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罏悉亡其酒脯矣

遽如許 後漢書左慈傳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

變為紙並屈前膝人立云遼如許遂莫知所取馬

散雲霧呂幽身布金水呂滅迹

魏志管輅傳注輅别傳曰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吕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内｜｜｜｜｜｜｜｜｜｜｜｜術足數成不足為難

活馬

晉書郭璞傳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嘘吸其鼻項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名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

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赤衣人上見

裸身被髮銜刀設醊晉書郭璞傳璞素與桓彞友善彞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彞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璞見彞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呂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彞亦死蘇峻之難

畫作野豬著屏風上晉書韓友傳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家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臥處｜｜｜一宿

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𩲸友為筮之令吕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吕豹皮馬鄣泥卧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户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

日月見上 **以豹皮馬鄣泥卧上**見上 **作布囊張牕牖間**見上 **作令丹畫版作**

皮囊懸樹見上 **朱書田字** 晋書淳于智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吕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丨丨手腕横文後三寸作丨丨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吕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

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孤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蘂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見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在狐嘷處拊心啼哭 見上

市沐猴繫母臂 見上

買荊鞭懸樹 見上

化旋風 晉書孟欽傳有

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名詰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讌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丨為丨丨飛出第外

和解二家

魏書王早傳有東莞鄭氏因為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吕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根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丨丨丨丨趙氏竟免

幻人

魏書悦般傳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丨丨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吕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瘢痕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

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

能作霖雨 見上

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北齊書陸法和傳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私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目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丨丨丨丨丨丨丨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

梁兵步於水上 見上

結表放生 北齊書陸法和傳所泊江湖必於峰側丨丨云此處丨丨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

聞佩聲曰終必離 唐書李嗣真傳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訪之皆然按知古裴知古

取雪陰山 唐書明崇儼傳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已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已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瓜緱氏老人圃中 見上

入一出四 唐書袁天綱傳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犧令高宗置一鼠於匲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然｜則｜則｜發之鼠生三子

紙署台字 唐書張憬藏傳裴光庭當國憬藏已｜大｜｜｜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使石自鬬 唐書張果傳天寶中有孫甑生者已使聞能｜｜｜｜草為人騎馳走揚貴妃喜觀之數名入宮中

草為人騎馳走 見上

化瓦石為黃金 宋史楊偕

傳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沂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丨丨丨丨丨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呂方偕曰吾從吏禄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司冥

間事宋史張永德傳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丨丨丨丨

煮汞成金宋史張永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煮石如

麪宋史王處訥傳少時有老叟至舍丨洛河丨丨丨令處訥食之十二里霧元史董摶

霄傳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丨丨丨摶霄呂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得數珠元史田忠良傳至元十一年八月帝出獵駐蹕白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

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呂貂裘

袁公 吳越春秋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呂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丨丨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

捷末 見上

手戰 吳越春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丨丨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

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

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見上

駡蹇

駡眇王充論衡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㠯知之曰丨此轅中馬丨此馬亦丨丨之丨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馬

煩魚至河伯處葛洪神仙傳葛元字孝先見買魚者在水邊謂魚主曰欲丨此丨丨丨丨丨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所能為元曰無苦也乃㠯魚與元元㠯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黑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作火葛洪神仙傳葛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譚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鑪火請丨丨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

飯成蜂葛洪神仙傳葛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丨盡丨大丨數百頭飛行作聲

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飴也

殿庭取鯔蜀市買薑

葛洪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嘗為吴主種瓜菜百菓皆立生可食吴主共論膾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膾為上吴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須臾果得鯔魚吴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作生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吴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已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於時吴使張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提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吴廚下切膾適了

索辮成貫

干寶搜神記吴時有徐光者常行術於市

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丨丨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丨丨丨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指端出浮屠　王嘉拾遺記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羅尸問其年云百三十歲善衒惑之術於其丨丨丨丨丨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歌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刻鳳　劉晝新論公輸之丨丨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鶂見其首者名曰鴮鸅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翩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讃其奇而稱其巧

遊月中　柳宗元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丨丨丨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遊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

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峩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

噀壁成維摩問疾變相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歷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盂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丨丨上丨丨丨丨丨丨丨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三支筇杖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

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襧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逞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丨丨丨丨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壁有畫僧 見上

笻杖子子跳

出連擊僧

段成式酉陽雜俎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其｜｜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起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暫

卻膝蓋骨當日行八百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且無所苦｜｜｜｜｜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能用日辰可代藥石　段成式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數會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見數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緑其妙如此

飛天野叉術　段成式酉陽雜俎或言刺客｜｜｜｜｜也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

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盋而上單練䰐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罌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歆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醋心樹 段成式酉陽雜俎丨丨丨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瓶隱 劉燾樹萱錄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號丨丨

身輕如風 袁郊甘澤謠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

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欻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呪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丨丨丨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携匕首入其室

度其門隙無有郭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歸尼大
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
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曰
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
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
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夫
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夫
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
名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
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帥
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
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
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祗迎也牙
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
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

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益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黒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踣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漠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

為蛾蠓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馬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喜甚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雒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刺鷹隼 見上

跨白黑衛 見上

化蛾蠓 見上

符飛劈墮 張讀宣室志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

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名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丨丨之中其丨劈然有聲遂丨於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玉念珠 康駢劇談録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本居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覲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丨丨丨一串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禄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朱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内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啓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為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來因密話其事超

曰異哉此非竊攘之盜也試為尋之未知果得否趙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趙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盇以紉針為業趙異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為甥舅然居室甚貧與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設肴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趙云有人從内中出而稟性剛決趙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趙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荅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趙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知之趙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尋覓厚備繒綵酬之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為戲終却還與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趙

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户猶鏁女子先在謂趙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烏忽於相輪上舉手亦趙欻然攜珠而下謂趙曰便可將還切以財帛為意趙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為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田膨郎　康駢劇談録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世之寶置于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衞清密非恩澤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為盜者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衞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兹無用矣内官惶慄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所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巷靡不搜捕有龍武二番將軍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瑤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

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項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爾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項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服罪敬宏曰如此即事非等閑因茲令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丨丨丨也市鄽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踐踏人不相見彭

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捶杖擊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内外因繫數百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宏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卦影

蘇軾仇池筆記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丨丨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

雀銜穀鴈出瓮

張舜民畫墁録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

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項臍自愛爾之｜｜｜爾之｜｜｜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説辦不辦且看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轂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轂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錫彈丸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潘扆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扆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覘扆栖泊之所獘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二顆餘無所有扆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於匡國匡國密名扆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扆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扆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名扆扆俱至東城扆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坐神魂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衣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馬令南唐書方術傳

搦雪成金

女冠耿先生嘗||為鋌爇||指痕隱然猶在

剪紙為馬其疾如飛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寫東明二字

周煇清波雜志徽宗名天下道術之士海

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丨字與人多驗蔡京得丨丨丨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

嫁杏嫁橘

陳袁文昌雜録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説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丨了此丨冬深忽携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子結無數江淮亦多有丨丨猶不知是何術也

彪嘯

高似孫緯畧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送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丨丨所以知爾

聽聲嗅衣物

周密齊東野語耿丨丨者兼能丨丨丨以知吉凶貴賤

相器物

九方皋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丨丨丨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徐無鬼 莊子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國馬未若天下馬 莊子徐無鬼曰吾相

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丨丨也而丨丨丨丨丨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

巧於相踶馬拙于任腫膝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

十人皆天下良工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頬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脁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賛君相後此丨丨者丨丨之丨丨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

良狗志不在鼠

呂氏春秋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

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也其|在獐麋豕鹿||||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見上

賢取鼠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

後漢書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乃||||||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

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見上**東門京鑄銅馬**見上

儀帛謝丁見上**水火分明**後漢書馬援傳注援銅馬相法曰丨丨欲丨丨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汙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牙劒鋒見上

相印相笏魏志許允傳注魏氏春秋曰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墮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丨丨丨丨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

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

鷹經牛經馬經 見上

馬惡衣香 魏志朱建平傳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驚嚙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呂虔刀 晉書王祥傳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相板 南史庾道愍傳道愍尤精｜｜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忿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龍頭突目 劉峻世說注寗戚經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踈肋難齡齡｜｜｜｜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挾寗戚相牛經也

壽骨賈思勰齊民要術相馬從頭始頭欲得高峻如削成頭欲重宜少肉如剥兔｜｜欲得大如綿絮苞圭石注壽骨者綿苞圭石見上火字水文賈思勰齊民要術馬鼻孔欲得髮所生處也

大鼻文如王｜｜欲得明鼻上文如王公五十歲如火四十歲如天三十歲如小一十歲如今十八歲如四八歲如宅七歲鼻如｜｜二十歲鼻欲得廣而方

白脉貫瞳子最快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岐胡有壽眼去角近行駃眼欲得

蘭株欲大賈思勰齊民要術牛｜｜得大眼中有｜｜｜｜｜｜｜注蘭株尾株

相琴知吉凶段成式酉陽雜俎琴有氣常識一道者｜｜｜｜

膺匡欲廣毫筋欲横段成式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卜｜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聰亂髑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筋難養三歲二齒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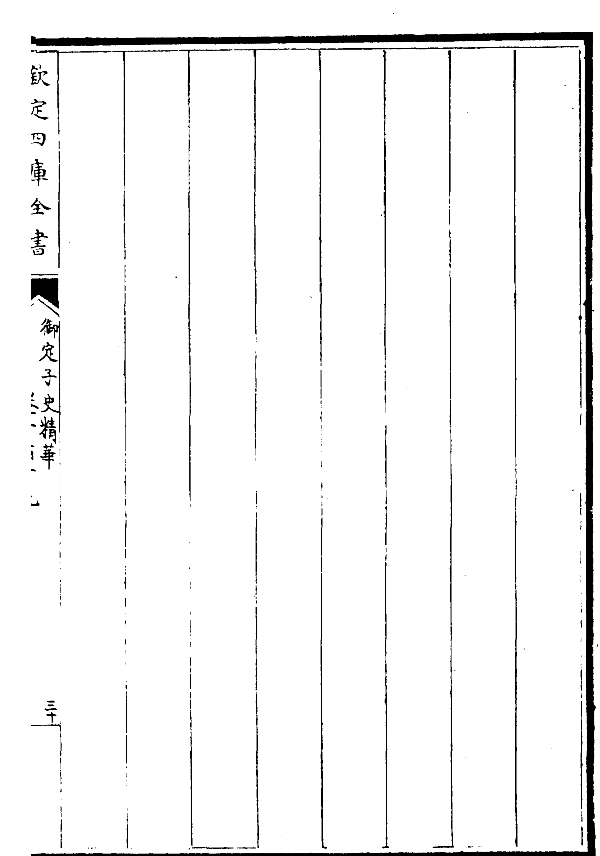
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宰相笏

康駢劇談録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丨丨丨次至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間佇立閑談互有諧謔項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廻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為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乃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李相笏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丨丨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三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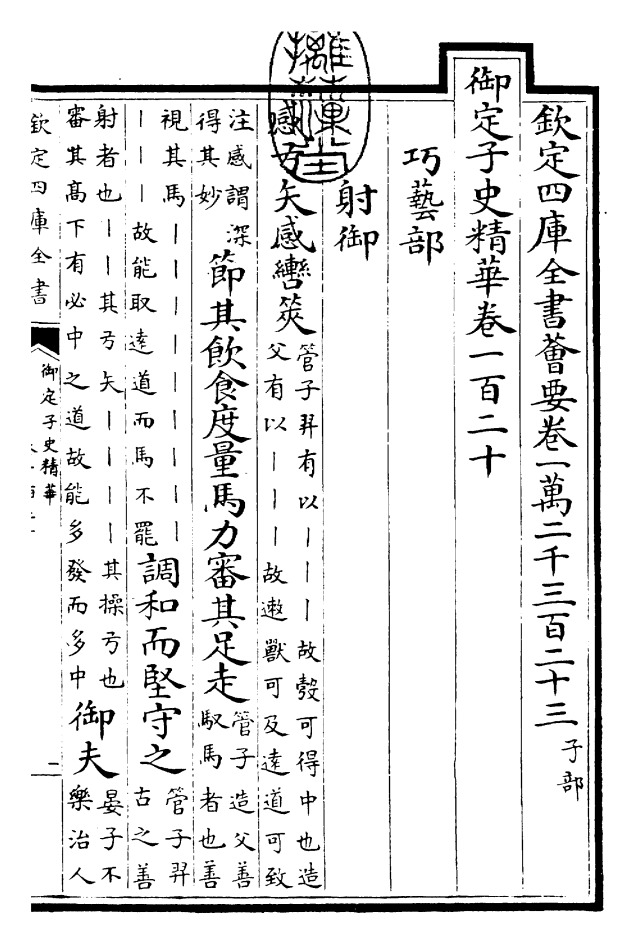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程　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三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巧藝部

射御

矢感轡筴管子羿有以｜｜｜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注感謂深得其妙

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管子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

調和而堅守之管子羿古之善射者也｜｜其弓矢｜｜｜｜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御夫晏子不樂治人

而樂治馬不厚禄賢人而厚禄**駕八**晏子夫ㅣㅣ固非ㅣㅣ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

選射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ㅣㅣ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

射蜻蛉拂左翼尸子荊莊王命養由基ㅣㅣㅣ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ㅣㅣㅣ爲王大喜

措盃肘上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ㅣㅣ水其ㅣㅣ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猶象人見上**不射之射**見上**連雙鶬於青雲之際**列子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用心專動手均也

後鏃中前括列子

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言善射者能令｜｜｜｜｜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衘絃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瞚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鈎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瞚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

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瞚上見

鈎後於前上見

盡矢之勢上見

貫虱之心而懸不絕列子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棘刺端

扞矢 見上

内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而｜｜｜｜｜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 見上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見上

輪外無轍蹄外無地 見上

知所以中

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子尹子曰子｜子之｜｜｜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

亦皆如之**中央者中地**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丨丨丨丨丨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前期而**

中莊子射者非丨丨丨丨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

韓非子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

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

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有度難無度易**韓非

子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

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丨丨丨而丨丨丨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

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安發而中秋毫為拙**恣欲於馬**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丨丨丨

丨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千里之迹**韓非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丨丨丨丨巳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驅前輪中繩引却馬掩迹**見上**旁出**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丨丨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服射服馭**荀子羿蠭門者善丨丨者也王良造父者善丨丨者也注蠭門即逢蒙**蠭門**見上**射遠中微及速致遠**荀子人主欲得善射丨丨丨丨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丨丨丨則莫若王良造父矣**不世中**荀子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丨丨丨**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荀子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見上**空石中人**荀子

丨丨之丨有丨馬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

不窮其馬

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丨丨丨丨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按呂氏春秋顏淵作顏闔

求馬不已

見上

車輕馬利

呂氏春秋御者反諸己則丨丨丨丨致遠復食而不倦

射招

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丨其一丨招

無不中注招埻的也**中石飲羽**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丨丨矢乃丨丨誠乎虎也**威馬**呂氏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瀨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瀨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丨丨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輕任新節**呂氏春秋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丨丨丨丨欲走不得故致千里**招欲中小獸欲中大**呂氏春秋射丨者丨其丨丨也射丨者丨其丨丨也**荊廷白猨**呂氏春秋丨丨嘗有神丨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先中中之**見上**夢秋駕**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丨受丨丨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

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本也

儀豪失牆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而｜｜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

攝其一靷適之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

馮夷大丙御 淮南子昔者｜｜｜｜｜之｜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有儀表之度 淮南子善射者｜｜｜｜｜｜如工匠有規矩之數

調手調馬 淮南子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乎｜御心｜乎｜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乎數而不在乎欲也注馳音兕競驅也

貫兕甲徑革盾

淮南子夫括淇衛箘簬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而｜於｜｜｜矣

敎儀生儀 淮南子射者數發不中人｜之以｜則喜矣又況｜｜者乎

射遠貫牢 淮南子夫矢之所以｜｜｜｜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

中的剖微 見上

驂欲馳服欲步 淮南子｜｜｜｜｜｜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

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敎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敎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敎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前功盡息

支左屈右 見上

示人以難 戰國策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也

挾彈攝丸 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右｜｜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䃇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修其碆盧治其矰繳 見上

虛發下鳥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而｜｜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 戰國策諺曰｜｜｜｜｜｜｜｜｜｜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達胸掩心 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近者||

重射 史記孫子傳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注重射好射也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射之時也

逐射 見上

臨質 見上

世世受射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

射雕者 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

中

石沒鏃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猨臂善射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其｜｜｜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射闊狹以飲見上專

以射為戲見上

應弦而倒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微矰纖繳史記司馬相如傳｜｜出｜｜施

射禽獸給食史記大宛傳堂邑父故邊人善射窮急｜｜｜｜｜

人馬相得漢書王褒傳庸人之御駑馬必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也

傷吻敝策見上

執靶附輿

見上 **追電逐風** 見上 **游睇猨號** 漢書叙傳養｜｜而｜｜｜分李虎發而石開注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游睇流眄也李李廣也

虎發石開 見上 **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後漢書陳敬王羡傳寵善弩射｜｜｜｜｜｜｜中平中黄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數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按寵敬王羡曽孫

一發正中

戟支 後漢書呂布傳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决

鬬布即｜｜｜｜｜｜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太祖嘗於南皮｜｜｜｜｜｜｜｜｜｜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麞鹿九雉兎三十

要狡獸截輕禽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若夫馳平原赴豐草｜｜｜｜｜｜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

貫手著棼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左右射晉書濟南惠王遂傳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

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晉書魏舒傳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滿數觚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觚謝而歎曰吾之｜｜以｜｜｜｜｜｜｜矣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 晉書劉曜載記雄武過人｜｜｜｜｜｜｜｜於時號為神射

一發中刀環 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里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情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便｜｜｜｜追騎乃散

破的當以鼓吹相賞 宋書樂志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

振轡長驅 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第徳頗岸著籠冠短朱衣執鑾進止甚有容狀**海鶻羣翔折翅而下**齊書垣榮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阿五仰藉天威**齊書武陵王家傳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王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王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常日不爾今可謂｜｜｜｜帝意乃釋後於華林睹射上敕王叠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六箭五破一皮**上見**吟猿落雁**梁書元帝紀騎則逐日追風弓則｜｜｜｜**鹿應弦輒斃**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以此為樂**拓弓弦作霹靂聲**梁書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逐麞數肋射之 見上

耳後風生鼻頭出火 見上

撫弦貫的 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觀者悅之

引弓再發中口入腹 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射之｜｜皆｜｜｜｜俄而虎斃

摘梅帖烏珠

上發必命中 南史柳惲傳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之｜｜｜｜｜觀者驚駮

烏飛何關人事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烏無

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丨自空中
翔丨丨丨丨丨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
不復彈鳥時少年通
好此事所在遂止

百步射蔗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彌
善射常以堋的大濶曰
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
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射師

南史阮佃夫傳揚運
長宣城懷安人素善
射為
丨丨

引空弓而落飛鳥

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
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
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
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絶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
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倚伏以要一時之
利寛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
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
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遣帝錦罽
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
將軍衛瓘以帝為人雄異恐為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

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請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

魏書文成帝紀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山｜｜｜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射鵰都將

魏書宗室幹傳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

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鵠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鵠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鵠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

五歲射雀

魏書河南王曜傳||嘗||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馬及長武藝絕人

馳馬立射五的

魏書尉地干傳地干機悟有才藝||||||時人莫能及

矢不虛發

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

大鳥旋轉而下

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祖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稍遷征西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至地乃大鵰也世

宗取而觀之深壯異馬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

麗龜達腋 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毋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凡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不書箭 北齊書王晞傳百官當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 北齊書暴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之｜｜｜｜｜｜｜｜

正中獸鼻 北齊書元景安傳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匹玉

帛雜物又加常等

一圍射馬鹿十五頭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丨丨之中手丨野丨及丨丨有丨丨

一發中雙梟 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闕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梟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百步懸莎七發五中 周書豆盧寧傳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肆射乃於丨丨丨丨草以射之丨丨丨丨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熊渠不能獨擅其美 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丨丨之名丨丨丨丨丨

羊車小史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而|||馬

發皆入鹿

隋書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錐||||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傳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一｜｜

彈桐葉常足蹈金蓮手持剗炙遨｜｜上｜｜｜｜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兎

舊唐書代宗紀上畋於苑中矢｜｜｜｜｜從臣皆賀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貴傳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

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祖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五善三侯 舊唐書許景先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之容頗失｜｜｜之禮

鶡子 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

上射次射下射 唐書禮樂志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達右耳本為｜｜左脾達於右髃為｜｜

左方右方 唐書禮樂志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右曰｜｜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筈不虛彀 唐書霍王元軌傳常從獵遇羣豕帝使射之｜｜｜｜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輙殺

三人於是敵氣慴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壯士長歌入漢關

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落雕侍御 唐書高駢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貫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達靼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於木或｜馬｜｜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以錢為的 宋史陳堯咨傳工隷書善射嘗｜｜｜｜一發貫其中

並貫三鳥 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

令

眉間插花 宋史种朴傳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丨先行者丨丨丨丨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中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

貫背見上

洞胸出背疊貫後騎 宋史何灌傳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丨丨丨丨丨丨羌懼而引卻

窒水 宋史劉錡傳錡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筈鏑相連而墜 宋史康保裔傳保裔謹厚好禮嘉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丨丨丨丨丨丨人服其妙

左右手如一 宋史曹評傳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

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夜或滅
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客驚竦

滅燭能中 見上

雙破的 見上

貫僮髻 宋史楊守珍傳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

手箭 金史抹撚史扢搭傳工用｜｜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彀滿 金史宗雄傳材武蹻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步射獲之

接矢射兔 金史宗雄傳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其｜就｜｜中之其輕健如此

矢貫兩手於樹 金史郭蝦蟆傳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敵大駭

百日事 元史董俊傳射｜｜｜耳

詩書非積學不通

志氣塵塵取予不疑 逸周書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以是御之注塵塵亦和擾也

呼車 劉向說苑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駿亦呼車御肘其駿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籍呼車駿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

竹弦 劉向說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

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丨為丨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把彈攝丸　焦氏易林公子王孫丨丨丨丨發輒有獲室家饒足

貫堅入剛　班固白虎通夫射自內發外丨丨丨丨

助陽氣　班固白虎通天子所以親射何丨丨丨達萬物也

斷竹續竹飛土逐害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謂也於是神

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逄蒙逄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敎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内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將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口口不止也衞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

為百死不得駭也烏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版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楚三侯見上**弦為將師矢為飛客**見上**左若附枝右若抱兒**見上**右手發機左手不知**見上**射日射水**王充論衡堯能丨丨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丨丨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

平志和心 徐幹中論射以｜｜御以｜｜道得則民安而集

金丸 葛洪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嘗以｜為｜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彈枕 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其｜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彈丸反射不破 段成式酉陽雜俎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榻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為盜事發而死寅嘗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嚙鏃法 段成式酉陽雜俎朝野僉載云隋末有昝君謨善射

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

柘彈 馮贄南部烟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

應弦斃鳥 鄭文寶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鳥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鳥亦隨其所之呼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應弦斃之

手熟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但｜｜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種桃核 孫升談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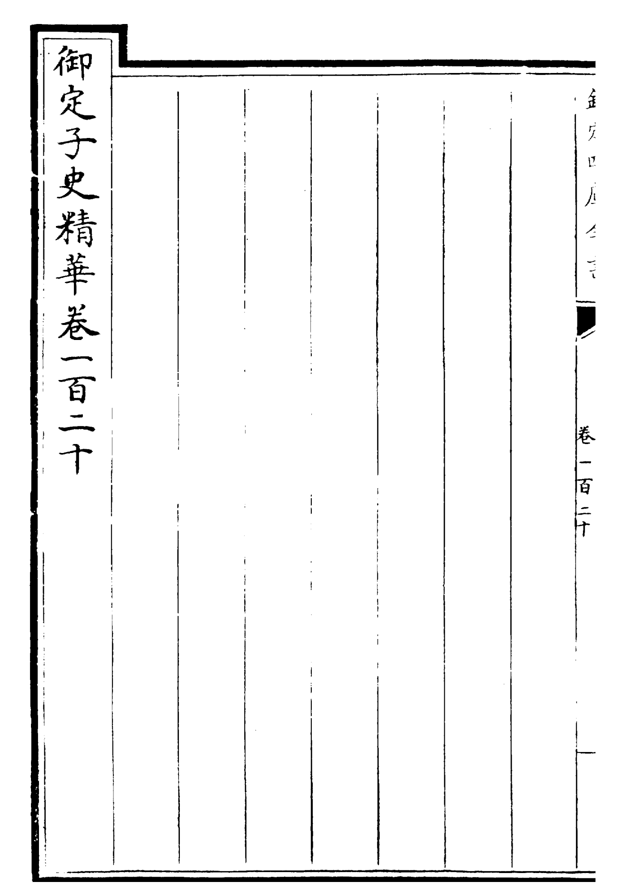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小由基 朱子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自號｜｜｜按堯咨陳堯咨

劉一箭 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傳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代鳴鞘 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故事侍御之人無他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燕遊前以擊彈｜｜｜大抵古無有據而不苟用器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迴丸中鳥 伊世珍瑯嬛記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木｜｜｜｜人以為神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二

算

九九　管子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引鈘　管子||量用注鈘籌也　三生萬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物　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矣　出三入

一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而｜｜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倘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莫過乎五 子華子天地之｜｜｜｜｜｜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譽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九變復一 列子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者究也乃｜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

巧歷不能得 莊子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而況其凡乎

計會 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迎日推策 史記五帝紀獲寶鼎｜｜｜｜

生鐘分 史記律書｜｜｜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術 史記律書｜｜｜｜日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善用算律歷 史記張蒼傳蒼

又｜｜｜｜｜｜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先其算命

漢志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注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觚見上豪氂圭撮黍絫見上宣於天下職在太史見上空積漢書律歷志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注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

函三為一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鉤距漢書趙廣漢傳尤善為｜｜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數始於一

漢書敘傳元元本本丨丨丨丨**善九章算術**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丨丨丨丨丨注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智囊**後漢書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丨丨注匡設六莞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六莞之法**見上**計飛蝗射隱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丨丨丨丨丨丨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取小豆播之立處其數**見上**隻箸從橫**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丨丨再三丨丨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賔內得主人情主人愸曰善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

射有無上見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諭語而輙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觧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父子不相語上見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上見迴算帷幕吳志趙達傳達甞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造綴述數十篇齊書

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每一**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沈思不聞雷霆之聲**北齊書信都芳傳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也其用心如此**隷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隷蘭臺算學｜｜律學隷祥刑寺**推步甲乙度量乾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當却｜｜弟子亦至一行承其

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揆其術馬而門前水果卻西流

馳騁反覆於乘除間 唐書歷志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歷岡用算巧能｜｜｜｜｜｜｜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

除鎛鍾 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卬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

以鞭算 唐書劉晏傳每朝謁馬上｜｜｜

黃帝為先師 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尤得其妙 宋史楚衍傳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 宋史王延範傳有劉昂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範推｜｜｜｜｜｜｜｜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

當如江南李國主 閱月盡通 金史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能｜之 握籌布畫目烱烱若有所營 金史武楨傳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見者莫測也 精於算數 元史郭守敬傳大父榮通五經｜｜｜｜｜｜水利 輒造其極 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 六藝之一 元史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數法出於圓方 周髀算經商高曰｜之｜｜｜｜｜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上見二十有五是謂

積矩見上乘除之原周髀算經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也知二推一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數然後｜｜見勾股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自乘見上開方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乘併之為弦實｜｜除之即弦也矩內方外周髀算經注或｜於｜或｜於｜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形詭量均體殊數齊見上互與通分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各有所得然則統序羣倫綱紀衆理貫幽入微鈎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用矩之道周髀算經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測深知遠見上勾三股

四弦五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長六尺者欲令勾股相應丨丨丨丨丨勾六股八弦十

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周髀算經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丨丨丨丨丨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

十等徐岳數術紀遺黄帝為法惟以中數耳數有丨丨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曰億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理煩徐幹中論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丨丨

後聖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閑算術讖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為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蜀人謂之丨丨

舟中作算劉敬叔異苑晉

安平有越王餘算茶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於｜｜｜籌｜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明數造術 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辨明術理者爲通

二分其經以爲之業 唐六典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視人投算而能察善惡夭壽 李德裕柳氏舊聞邢和璞善算心術｜｜｜｜｜｜｜｜｜｜

射如雉兔 李肇國史補凡｜｜｜｜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上雞下兎 錢布白南部新書雞兎算國史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是｜｜是｜

格術 沈括夢溪筆談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如人搖櫓臬為之礙故也

叀術綴術 沈括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隟積 沈括夢溪筆談以數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

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弦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造微之術 見上

增城

沈括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丨丨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為通術也**見簡即用見繁即變**見上**方八裏一圓六裏一**沈括補筆談算術丨物丨丨丨益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丨物丨丨丨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可改易者**不再撫即覺**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歷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丨丨之丨丨

畫

舐筆和墨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丨丨丨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觧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解衣般礴臝**見上**犬**

馬難鬼魅易 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孰易者曰｜｜最｜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畫筴 韓非子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而｜｜言審本也

謹毛失貌 淮南子畫者｜｜而｜｜射者儀小而遺大

畫龍首 淮南子今｜｜｜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有｜｜畫短衣大絝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馬注成慶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丨丨二十八將於南宮丨丨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屏風列女後漢書宋宏傳嘗當讌見御座新丨圖畫丨丨帝數顧視之忽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之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鴻都畫像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丨丨門學丨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丨

誤筆作蠅吳志趙達傳注吳録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丨落丨點數因就以丨丨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晉書王獻之傳桓溫嘗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甚妙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丨丨丨丨丨丨丨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

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圖形於壁見上目送歸鴻見上頰上三毛見上宜置丘壑中見上如輕雲蔽月見上畫通靈猶人登仙見上盤紆糾紛或記心目

宋書王微傳又性知畫繢盎亦鳴鵠識夜之機｜｜蟬｜｜｜｜｜｜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雀扇
齊書何戢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ㄧㄧ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漢武北伐圖
齊書王融傳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ㄧㄧㄧㄧㄧ使融掌其事

善畫婦人
齊書劉繪傳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忺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ㄧㄧㄧㄧ世並為第一

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
齊書宗測傳測善畫自ㄧㄧㄧㄧㄧㄧㄧㄧ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中國今有聖主
梁書干陁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ㄧㄧㄧㄧㄧㄧ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

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王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時人稱為二絕

圖宣尼像 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畫自｜｜｜｜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與真不別 南史劉瑱傳陳郡殷蒨善寫人面｜｜｜｜

咫尺萬里 南史齊宗室昭胄傳昭胄子同弟賁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之內便覺｜｜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白團扇圖伐檀詩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之｜言其賄也

立成圖三百六十 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

||陳平度河歸漢圖 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名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以遺之

寶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藏古畫

閣外傳呼畫師 舊唐書閻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之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名立本令寫馬時||||云||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馬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按立本立德弟

李將軍山水 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子孝協坐受贓死

孝協弟孝斌孝斌子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

思參造化 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天寶開元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于｜｜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唐書韓滉傳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荔支圖 唐書劉崇望傳崇望兄崇龜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與之

八鳳圖 宋史濮王允讓傳宗漢善畫嘗作｜｜｜人稱其工按宗漢英宗幼弟

疑非筆墨所成 宋史李宥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

摹寫山水至得意處｜｜｜｜｜｜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作山莊圖 宋史李公麟傳第進士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為世寶傳人

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遼史耶律褭履傳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餞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

雷公若力士 王充論衡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放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列人 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

雲漢圖 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北風圖 見上

點

睛飛走王嘉拾遺記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潄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内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或點之必｜｜也

南都賦圖劉義慶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六法謝赫古畫品録序畫有｜｜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謝赫古畫品録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

｜｜｜真仙為難姚最續畫品畫有六法｜｜｜｜

點細研精姚最續畫品謝赫寫

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意在切似目想豪髪皆無遺失**衣文樹色時表新異**姚最續畫品焦寶願｜｜｜｜｜｜｜｜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隨宜點染即成數人**顏氏家訓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以問童稚皆知姓名**六馬滾塵**柳宗元龍城録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花萼樓下壁上有｜｜｜｜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水畫**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襌絹四幅食頃

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鶩異若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目隨人轉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點眸子極正則爾

畫馬通靈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覩之不覺毛戴

段成式酉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吳畫

中得水入浮壁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階院西廊下范長
意處 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絶
諦視之覺丨丨丨丨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 陳子昂象
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馬人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旻殊院東廊大歷中畫人丨
丨丨畫廷下丨丨丨丨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
上有相觀法法擬韓混同西廊
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劉整雙松 見上 天衣飛揚
滿壁風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
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
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
吴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吴自題筆跡遒勁如磔
鬼神毛髪次堵畫禮骨仙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 段
人丨丨丨丨丨丨 成
式酉陽雜俎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吴生一
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

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其能久乎畫畢而卒

天女明睇將瞬段成式酉陽雜俎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

畫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元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為｜｜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于盻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

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見上

數仞畫見上

吹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畫雲氣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

乘傳寫貌

對之如面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也壁

上畫鷹鳩雀不敢近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于廳事｜｜｜蒼｜覩者疑其真｜｜｜｜｜

七聖畫張讀宣室志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尚不可師意即命圬具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

日愼弗啟吾之戸亦不勞賜食盖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纎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戸既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壒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眞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活筆 沈括夢溪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丨丨用之自此畫格進　沈括夢溪

没骨

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輕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丨丨圖工

與諸黄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熈遠甚

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

米芾畫史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大有生意

滿堂春色

米芾畫史徐熈桃一大枝謂之｜｜｜｜

六籍同功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四時並運亦宜哉

氣韻必在生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彦遠歴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

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

周穆王時畫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黃素上為之敗腐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勑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𣶏

醉僧醉道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閻立本至荆州觀張僧繇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

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
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作丨丨圖並傳於世 **因猛勵以**
通幽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
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
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
一曲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
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
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
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手握雙管一時齊下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
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一為生枝一為枯幹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
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
以為異也

三朝訓鑑圖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
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

人物纔及寸餘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丨丨丨丨丨圖成復令傳摹鏤版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鬭牛尾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正惠嘗得丨水丨一軸云厲歸真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說真牛其鬭也丨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真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跡遒勁實繪事之絶格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常掛卧內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絶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搯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搯其鬼目翼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輙改臣今所畫雖不迨古人然｜｜｜｜｜｜｜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

畫龍不點睛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四｜｜｜目｜謂點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

畫外有情 宣和畫譜董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賞自非｜｜｜｜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宣和畫譜李嗣真云｜｜｜｜｜｜｜｜謂立德立本也

人物精神只在約畧濃淡間 宣和畫譜翟琰早師吳道元每道元畫落墨已即去多命琰布色蓋｜｜｜｜｜｜｜｜｜｜｜而道元輙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墨與道

元真偽故未易辨也

水幾於道火應於神

宣和畫譜張南本甞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焰逼人驚怛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二子蓋｜｜｜｜而｜｜｜｜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

作圓光時心遊海上

宣和畫譜杜子瓌精意道釋因畫圓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託於流輩曰我｜｜｜｜｜｜｜｜遐想日出扶桑滄滄涼涼其狀若此故脫略筆墨使妍淡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金水張元羅漢

宣和畫譜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也

上天本樣

宣和畫譜曹仲元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甞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

周文矩較之文矩曰仲元繪｜｜｜｜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馬杜甫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

孫脫壁

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耳覽者神之號稱｜｜｜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朱鉛多以土石為之

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故實嵩岳寺唐吳道元畫壁內四真人像其眉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取畫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于是｜弗興｜｜｜｜｜｜｜｜｜｜

眾目助

其得失　宣和畫譜周昉寓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兄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召皓謂曰卿弟昉善善畫欲令畫章敬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幄𢉖使往來縱觀之又寺接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摘未至｜｜｜｜｜｜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復瑕纇當時推為第一

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名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非伎進乎道而不為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

王潑墨　宣和畫譜王洽善潑墨成畫時人號為｜｜｜性嗜酒疏逸多放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畫之時必先沉酣之後鮮衣磻

礴吟嘯鼓躍先以墨潑圖障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為山或為石或為林或為泉者自然天成倏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烟雨慘淡不見其墨汚宣和畫譜之迹非畫史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 張詢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馬唐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為之而丨丨為丨丨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為多而夏則全少耳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 宣和畫譜荆浩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丨丨而丨丨項容丨丨而丨丨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谷鑿痕而多變態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 宣和畫譜高克明喜遊佳山水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絶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丨丨丨丨

丨丨鬼使送縑 宣和畫譜韓幹畫馬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丨丨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丨百丨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

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 宣和畫譜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奬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皇名幹入為供奉時陳閎乃以畫馬榮遇一時上令師之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明皇於是益奇之

顫掣三過處書法存 宣和畫譜唐希雅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偽主李煜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為畫故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馬與花傳神 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有生意傅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益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

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精而造疎簡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者也

而意足 宣和畫譜葛守昌善畫花鳥跗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為此者甚多然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濶畧｜

與杜甫｜｜｜｜｜｜｜惟得於筆墨之外者知之

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樂士宣晚年尤工水墨縑綃數幅惟作水蓼三五枝鸂鶒一雙浮沈於滄浪之間殆｜｜｜｜｜｜｜

影落縑素之間 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也於篔簹谷搆亭其上為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至於月落亭孤檀欒飄發之姿｜｜｜｜｜｜｜蓋亦進於

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多識鳥獸草木之性詩人之事畫亦｜｜妙者也

丨丨丨也捫之若有迹宣和畫譜丁讌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圃蔬傳粉淺深率有生意蟲蠹殘蝕之狀具能摹寫至使人丨丨丨丨丨丨也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范公稱過庭録光祿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項有從官來東坡揖生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祿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丨丨畫丨有丨丨丨丨丨呵呵光祿與晁再三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幃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此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廝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幾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

施設極盡奇怪宗元葉夢得避暑之畫是以似之也錄話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積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

摘瓜圖上見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劉跂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曹慶中年八十時作

氣韻蕭灑煙林清曠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筆勢頴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

師也

牛目中有牧童影

周輝清波雜志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此則無也

畫牛晝齧草欄外夜歸臥欄中

周輝清波雜志江南徐諤得｜｜｜｜｜｜｜｜則｜｜｜｜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兩伯時

周輝清波雜志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

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

閩語 岳柯桯史元祐間黃秦諸

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丨丨丨也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馬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旋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丨人丨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九朽一罷 鄧椿畫繼

畫家於人物必丨丨丨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闗捩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益卓識也

照盆孩兒 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丨丨丨丨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畫土

神必富畫猫無鼠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其家｜｜｜｜則｜｜以逸為先而神妙次之鄧椿畫繼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録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數尺而有萬丈之勢陳善捫蝨新語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鵞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耳｜｜｜｜｜一埽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

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丨丨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宫人賜奉醽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惜墨如金 陶宗儀輟耕録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逕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丨丨丨丨是也

六要 夏文彥圖繪寶鑑丨丨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粉本 夏文彥圖繪寶鑑古人畫稿謂之丨丨前輩多寶蓄之葢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筆法如春蠶吐絲 夏文彥圖繪寶鑑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丨丨丨丨丨丨初見甚平易且形

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按愷之顧愷之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夏文彦圖繪寶鑑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吳裝見上下

筆皆合詩人句法夏文彦圖繪寶鑑趙叔儺宋宗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景物雖少而意常多刀頭燕尾夏文彦圖繪寶鑑趙光輔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清濟灌河圖夏文彦圖繪寶鑑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畫｜｜｜｜｜｜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起騰回摺畫鑒載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一筆長四十丈

見上

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 夏文彥圖繪寶鑑戰德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袴烏巾黃履不遺豪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真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戴琬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聞之｜其｜｜｜｜｜故傳世者鮮

艾竹茅梅 夏文彥圖繪寶鑑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為稱

六館二妙 見上

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夏文彥圖繪寶鑑毛信卿畫竹自給號貧山杭人得其半幅轉售於市輒爭取之自言｜｜｜｜｜｜｜｜得法於趙孜之

左手王 夏文彥圖繪寶鑑王輝畫人物道釋頗工亦能作山水草率常用左手揩寫遂目為｜｜｜

觀飲啄以資畫筆 夏文彥圖繪寶鑑馮君道畫花竹翎

毛性酷嗜鵪鶉每袖養之丨其丨丨丨丨丨丨

觀音求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賀六侍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丨丨化為丏者丨丨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畫石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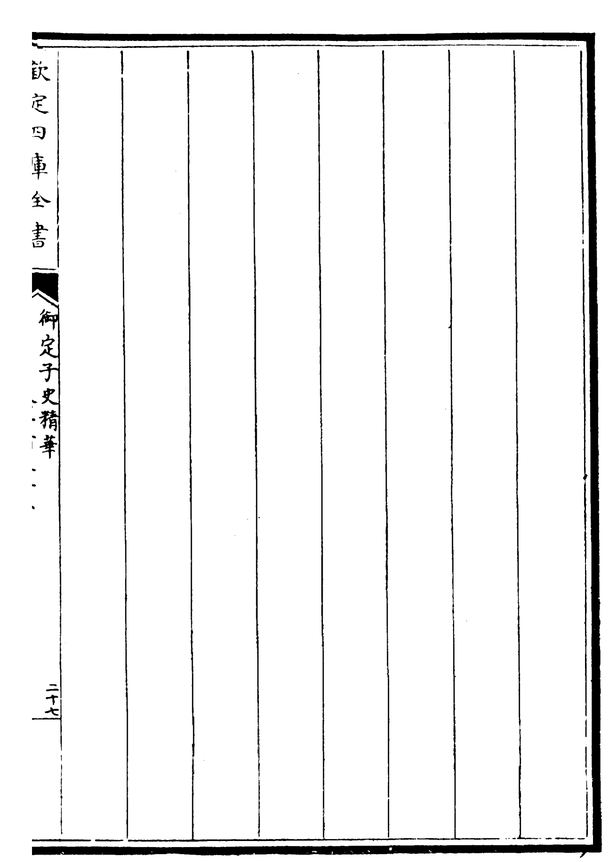
伊世珍瑯嬛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異恩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丨丨丨丨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豪髮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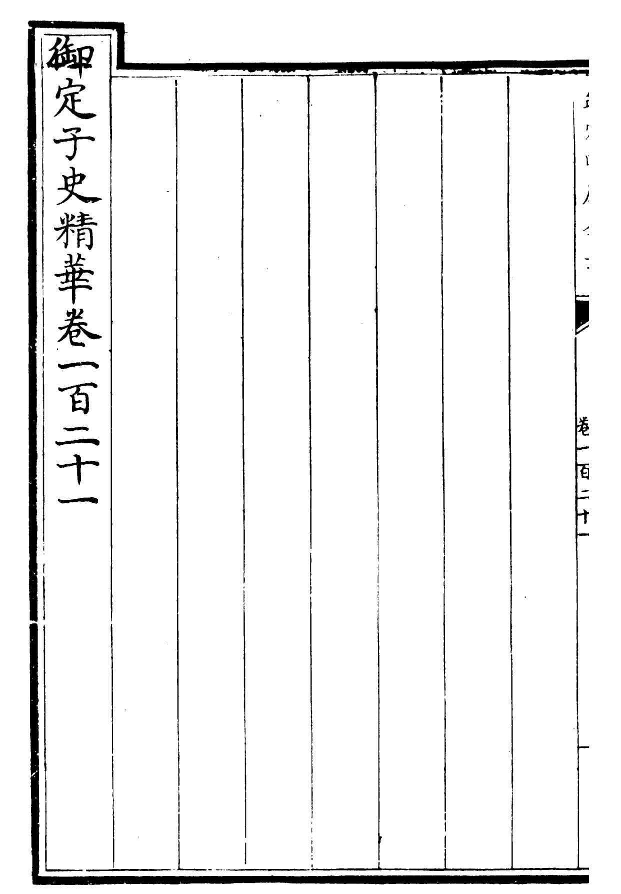
雪兔

陸友仁研北雜志余平生見黃筌畫丨丨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筌即畫獻也

五星真形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張可與家有周昉丨丨丨丨丨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